

03 另外一个阿媽

薛玉麗

阮阿媽已經有歲矣，慣勢蹠庄跤。因為庄跤有草地味、有鄉土情，生活自由自在。毋過阿爸掛意伊佇庄跤家己煮食，跤手閣袂猛掠，就共接來市內和阮做伙蹠。寢頭仔伊感覺規工閒仙仙毋知欲創啥？無聊甲掠蟲毋相咬，嘛一直吵欲轉去。

有一改禮拜的下晡時，阿爸就恁阮去附近的公園行行蹠蹠咧。公園內底有人咧行棋，有人咧拍太極拳。這擺是阿媽上愛的。就按呢，阿媽有所在通行矣，就袂閣吵欲轉去庄跤矣！

「阿華仔，和阿媽來去公園！」逐禮拜的早起，阿媽擺會招我去。伊去和人運動、看人行棋抑是伶人破豆；我耍我的幌韃鞦、跔流籠，有時嘛和囡仔伴走相逐。規个公園鬧熱滾滾，足心適。無偌久，阿媽招我褪赤跤去行細粒白石仔鋪的「健康步道」。我就共褲跤擊起來，布鞋褪落來揸佇手裡，阿媽煞講：「鞋仔囡咧較好行路，當頭白日，無人會偷提啦！」毋過這雙鞋仔是新買的呢，若準拍毋見，我會足毋甘。所以我就共鞋帶仔縛做伙，揸踎肩胛頭。

我才踏落「健康步道」隨疼甲哀哀叫，毋過阿媽擺無hinn-hainn著。我足好奇共看，伊煞講：「這哪有啥物奇怪？」

庄跤人跤皮本底就較厚，無像恁擺幼秀跤。」阿媽陪我一步一步勻勻仔行，都行無偌久，雄雄一个無相捌的阿婆行倚來，共我的布鞋搶咧就走。我拄想欲逐去，阿媽煞共我換咧講：「袂使逐，你若逐，彼个阿婆會跋倒。」我誠僥疑，嘛感覺無道理。一觸久仔，有一个阿叔半行半走，綴佇阿婆的後壁，喝講：「阿母，沓沓仔行，毋通走！」等彼个阿婆停落來，個行來阮的面頭前講：「失禮啦！阮阿母的精神無偌好，有一點仔失智。個孫去泗水無轉來，伊掠準彼雙鞋仔是伊的，毋才無講無但就搶咧走，歹勢啦！」

看彼个阿媽目睷無神無神，一時仔掠我看咧看咧，一時仔閣對我笑咧笑咧。我煞誠同情彼个阿媽，向望伊的病情會當較緊好起來。

到甲這馬，我常在會想著彼个阿媽的形影。